

「一到夏天，鐵皮屋像蒸籠，熱得要命；但冬天一來，便一室暖意，因為幾乎每晚都有人煲一大煲糖水，大叫一聲，認識的不認識的，都跑出休息室，圍在一起吃糖水聊天。」

對於臨宿，奚小龍校友有兩個深刻的記憶：「有次打風，不懂撤退，結

果躲在鐵皮屋內，聽著石頭掉落鐵皮上，驚心動魄。

「有一次，最搞笑。有晚我從聯合步行落臨宿，行到一半，見到山邊站著一個人，趨前一看，原來那人竟站在街口練演講！」

臨宿情，說不盡，無王管的日子，往往是青年人最快樂的時光。



關社認祖



▲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中，曾有六名中大學生被警方拘捕。

跟臨宿話題一樣令與會者起哄的，還有七十年代火紅的學生運動。

「那時最激進是新亞，常常參與學界的示威遊行，提倡關社認祖，當時新亞有兩個大師牟宗三和唐君毅，最喜歡跟學生在新亞涼亭閒談國事，因而造就了新亞的搞事氣氛。」齊禧慶說。

今日任職懲教署的校友任沛作出事後檢討：

「學生運動發展至後期，有點失控，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，現在看來都覺得當時幾過份，為反叛而反叛。」

「那時候，不知何解，好憎警察，看不起他們；今時今日，自己卻在紀律部隊服務，可見人生真的很吊詭。」



▲黃得勝（左）當年曾坐在差館門口等人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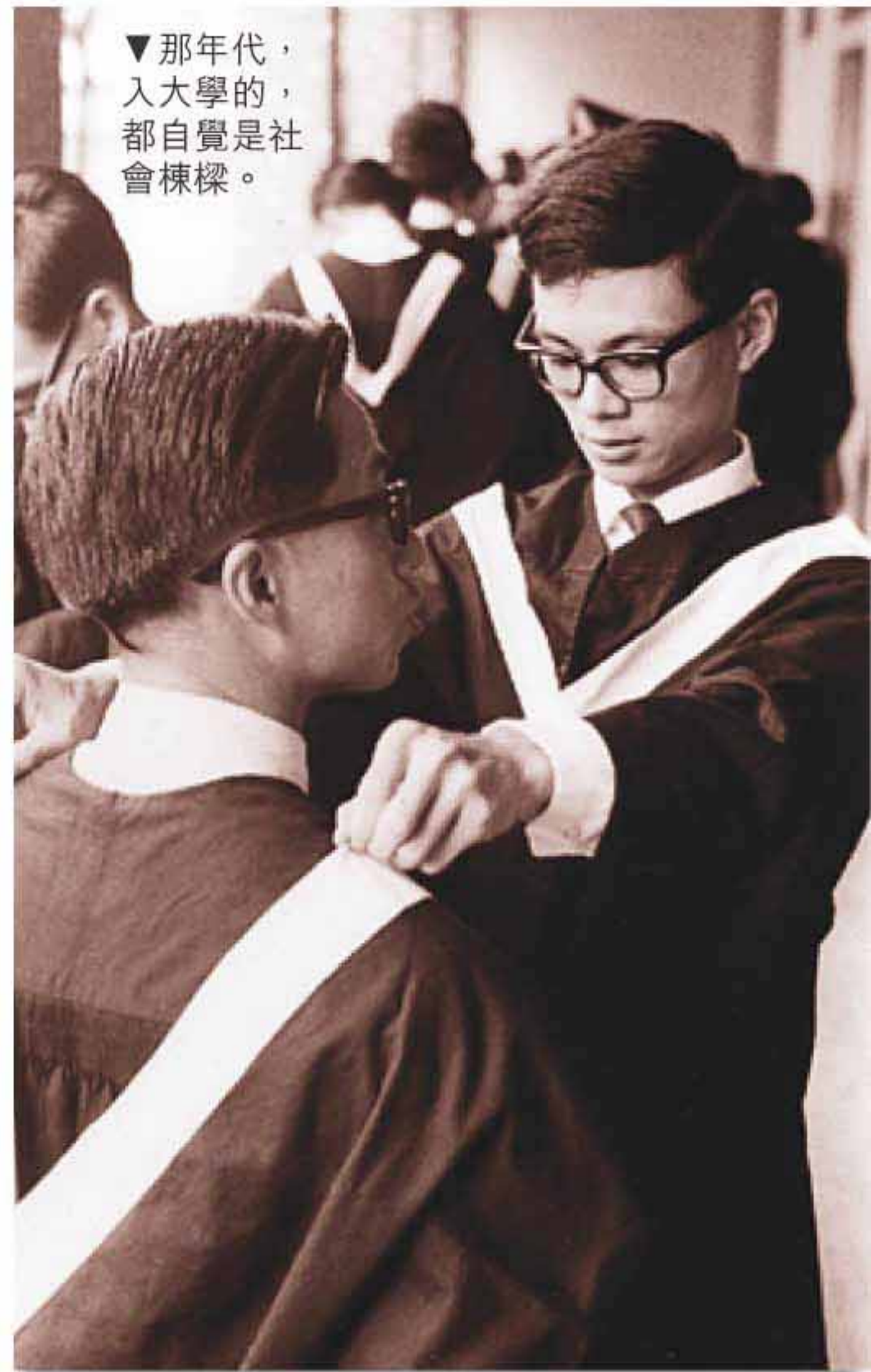
▲校友任沛當日反社會反建制，今日卻在紀律部隊維持法紀。

馬料水的羅馬帝國

年青人總有浪漫激情，校友黃得勝覺得，那是一種花得起的奢侈。

「我們那代人，入得大學的，都覺得自己是社會棟樑，都很左。尤其看著中大在荒山上慢慢興起，就像目睹一個羅馬帝國建成，所以有資格去尋找學術

▼那年代，入大學的，都自覺是社會棟樑。



之外的奢侈，譬如：關懷國家，關懷低下層……那真的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年代。」黃得勝是當時的時事委員會主席，非常反建制。

「那時反建制的也有兩派，一派激進，專坐在差館門口等人拉；一派文靜，跑到社區幫低下階層，譬如搞了個元州仔識字班。」

不教官校不從商

「我記得有班人搞了個中大畢業同學會，是中大大學最光輝一頁。那時港大人畢業都在酒店搞Ball，好高檔，我們中大人一於反其道行，齊齊將工作薪金拿出一部份，改造社會。」

有份參與畢業同學會的杜子瑩說：「那時畢業的學生，讀工商的不去做生意，跑去教書；教書的也不教官校教私校。同學都把大部份薪金捐出來，幫助社會低下階層。」

直至四人幫倒台，文革被否定，信念瓦解了，大同世界原是夢，同學會再沒有接班人，七十年代末就解散了。